

中医各家学说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兼评三版《中医各家学说》

安徽中医学院 张笑平 黄孝周

为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所设置的“中医各家学说”课程,迄今已两易名称,三易教材。教材的不断更新,本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但是,198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各家学说》(以下简称“三版《学说》”),虽然在内容上广征博引,殊为丰富,然因书中不仅将历代各杰出医药学家的不同学术创见分割隶入各有关学派介绍,而且又广列基础与临床各家学说,同时又把学派产生时间提至战国,并在已被公认的河间、易水、伤寒、温热四大学派之外,新增医经、经方、汇通三大学派,从而使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范畴,以及医学流派的产生与划分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故有必要就此进行探讨,不当之处,冀希教正。

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范畴

举凡一门独立学科,都必然有其相对而又特定的研究范畴。为适应中医理论教学需要而设立的“中医各家学说”,同样也不能例外。

从已先后试用的三个版次教材来看,可以说对其研究范畴一直变幻不定。初版《学说》侧重于按人分别介绍历代各杰出医学家的学术成就,实际上使之成为中医学术领域中的一门横断学科。二版《学说》在初版《学说》的基础上,又根据历代医学家所倡各种不同学术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归纳出了几个主要学派,从而使其研究范畴由横断面变为纵横交错。

据旧《辞源》谓学派乃“讲学家各承师说,自为统系也”;《辞海》称学派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由于不同阶级立场和学术观点而形成的不同派别”。由此可见,一种学术见解能否发展成为一个派别,全在于能否在学术上形成系统。成系统者即可称之为学派,

不成系统者仍只能称之为一家之说。譬如刘完素在病机上力倡六气皆从火化,在治则上力主治从寒凉,内涵二个以上连续关系,彼此呼应,蔚成系统,故可称之为寒凉学派。而此说通过或师承、或私淑、或受其论著的影响等多种内在联系途径,再经以张从正、朱震亨为代表的诸家进一步相继发挥,从而比较全面地揭示出火热证的病机与治则,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新的系统,故又扩而称之为河间学派。

学说是形成学派的基础,学派不可能囊括同一学术领域中的所有学说。三版《学说》在论述学派的同时,又就诸如三焦、命门、脑等分别评述各家之说,这样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在中医学术领域中所倡的各种不同学说。但是任何医学家的学术成就,一般都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学术见解,而且通常都以其突出的学术见解归属于某一学派,因此在讨论成系统的学派和不成系统的学说的同时,按人论述其学术成就仍是必不可少的。而三版《学说》正因为删除了这一环节,不仅造成同一医家分属几个学派的现象,而且将其学术成就弄得支离破碎,无法端其全貌。例如刘完素一人分属医经、河间两大学派;而张介宾既见于医经学派,又隶入易水学派;其他如李中梓、张志聪、张璐等人,也是如此。

据此,已足以说明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范畴当以医家为中心,以学派为经,以学说为纬,辅以医著、医案为佐证,否则就不全面。但是,对于凡已隶属其他学科基本内容的有关各家学说,则又不应再予罗列,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因此,笔者认为三版《学说》的中下两篇内容,绝大部分都可删除。

医学流派的产生时期

据《辞源》载,流派乃“支流也”,“今谓学术歧异者,曰流派不同,取分支之义”也;《辞海》曰,流派乃“水之支流,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既谓分支,必有主干。流由源出,无源则无流。医学流派当是医学理论体系的分支,医学理论体系应是派生医学流派的必要前提。欲索医学流派的产生时期,当先确定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年代。

《中医学基础》(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认为:《内经》只是“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才“确定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法则”,正是“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不断总结劳动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新鲜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形成了各具特长的医学流派”。二版《学说》认为:“由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的相继诞生……从而确立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正因为迄“至东汉末年已确立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给后来各家学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鉴于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主要精髓,因此把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年代截至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之东汉末,显然是正确的;将祖国医学流派的产生时期大致断定在东汉后,也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三版《学说》在“理论体系的确立”一段专题讨论中,仅从哲学角度评介《内经》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并未指出理论体系究竟形成于何时,似有文不切题之感。相反地,在“学派争鸣在祖国医学发展中的贡献”一段中却指出:“以仅存的《黄帝内经》两个八十一篇而论,已将医学中的基础理论囊括无遗,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究竟还没有明确地形成体系。经隋代医学家杨上善的一番整理,把它分成阴阳……针刺十八类后,可说这是理论体系的初步提出。”在这里不仅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提出大大推迟至隋末唐初,而且将此功劳委之于杨上善,无疑既欠妥而又不公正。况且,初步提出还不等于真正形成呢!就以杨上善计,也

比张仲景足足推延了四个世纪。然而,在论述医学流派产生时期的问题时,不仅未据此而顺延,相反地却又大大地提前至战国,甚至于把“三世医学”也说成为医学流派。按照这种口径不一的提法,岂不成了先有流,后有源!事实上,所谓“三世医学”,只不过是祖国医学萌芽时期的三种分科雏形而已,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些医疗活动,才孕育了《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的产生。正如三版《学说》在第9页所指出:“据现存的《素问》来看,其中采用了二十多种古医经,甚至可以说这些古医经,也就是《素问》成书的基础。”这就明确承认了这些古医经是源而非流。至于《难经》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载七家医经、十一家经方,同样应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直接或间接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三版《学说》所列举的战国及其以前的医学流派,实际上都是形成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之源,犹如生发树干之根,而非树干上的分支。如同现代医学早期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仑等人之说一样,只是形成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而不是其流派。

那么祖国医学流派的产生时期究竟断于东汉后的何时何人呢?据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虽然西晋王叔和、皇甫谧两人曾以《内经》以及《难经》为据,分别就脉学、针灸学进行系统阐发,但只是为祖国医学的分科研究开创了先河,并不导致学派的产生。而隋末杨上善又仅是对《内经》从事分类研究,终未提出任何独特学术见解。唯唐·王冰在注释《素问》时,曾提出了“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著名论点,并由钱乙、薛己、赵献可等诸家相继遥承发挥,遂而形成系统的肾命水火学说,上述诸家实可合称为一个小的独立学派。因此,笔者认为祖国医学流派的产生时期,既非起于战国,也不能断为金元,实应始于唐代王冰。

医学流派的具体划分

根据张仲景以后历代医学家所持各种不同学术创见之间的内在联系,究竟应归纳为几个主要学派呢?迄今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为二版《学说》所列的四大学派,一为三版《学说》

所称的七大学派。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必要逐一加以分析。

在科学发展史上,不仅某些新提出的学术见解常常借助于某一固有系统理论不断地争鸣而渐趋系统化,而且可同时使参与争鸣的固有系统理论进一步获得发展,这样就可能使为这两种系统理论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科学家同时分别形成某一研究领域中并列的两大学派。譬如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根据热性病医疗实践而提出的温热学说,就是通过与有关伤寒证治固有系统理论的长期相互争鸣而渐趋系统化。与此同时,固有的伤寒证治理论也在争鸣中相应地获得一定的发展,从而使伤寒与温热两种系统理论同时成为热性病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派。在这里又必须指出,与温热并列的伤寒学派,主要是就研究伤寒证治的系统理论而言,并不影响《伤寒杂病论》所确定的辨证论治原则作为构成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地位。这就是说,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应截至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后世对伤寒证治系统理论的研究发展又应当与温热并列学派,两者并不矛盾。

以张元素、李杲、张介宾、薛立斋、李中梓等为代表的诸家,通过直接或间接师承关系,专就以脏腑病机为核心的理论问题相继予以阐发,并引出了脾肾并重,治善温补等系统理论,故合而称为易水学派。至于河间学派,前已述及,在此不赘。

既然二版《学说》所列的四大学派已无疑议,下面要讨论的乃是三版《学说》新增加的三个学派能否成立的问题。

鉴于前已阐明东汉以前史载古医经、古经方是源,不是流,因此已不存在称作学派的问题。其实,《汉书·艺文志》所分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类,乃是图书目录分类。如果据此将医经、经方称为学派,神仙、房中岂不也可谓之学派!况且,也没有纯研究医经不治病的,研究经方不谈医经的。

至于东汉以后研究《内经》或《难经》的诸家,不仅没有就某一新的见解发展成为系统,

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只不过都是以阐发经旨作为统一命题而已。倘若将研究内、难两经的诸家列为医经学派,那岂不可以将遵从《内经》的所有历代著名医家统统隶入医经学派!事实上,三版《学说》已将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张仲景以及开创河间学派的刘完素,均列入医经学派,这就使伤寒、河间两学派成为医经学派的派中之派,结果也就无所谓学派了,可见医经学派实是不能成立的。

三版《学说》中的经方学派,实涵六朝至北宋之间的历代时方诸家和金元以后的经方诸家。尽管称前者为“经验方”,称后者尊崇的仲景方为“经论方”,并统一谓之经方学派,但两者之间实无共同之处。诚然,金元以降,以张元素为代表的诸家基于“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认识,在讨论疾病证治时主张力创新方,从而与奉仲景方为经方的另一派医家相对峙,并因此引起了经方与时方的长期争鸣。如果没有时方派的崛起,也就不存在经方派,两者只是相对而言,除却一方,另一方即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尊崇仲景方的诸家多隶属于伤寒学派,而力创时方的诸家又多分属于河间、易水、温热学派。倘若要将这些医家划分为经方与时方两个学派,那也只能算作方剂学中两个并列的小学派。然而,这样一来不仅在内容上与上述学派重叠,而且自六朝迄北宋间各种经验方也不能纳入经方派之中。

汇通学派是西医传入我国以后逐步兴起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但是三版《学说》所列举的汇通学派诸家,虽在学术思想上都主张接受新说,力求汇通,是进步的一支力量,然却均无重大突破,没有在具体学术上形成系统,因而不可能成为学派。那末,既要称之为学派,就应包括在开展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创立诸如针麻原理等系统理论的当代诸杰出医学家,才较妥切。

总之,笔者认为《中医各家学说》应以医学家、学派、学说为研究范畴。医学流派似应肇端于王冰。医经、经方等尚不足以构成流派。错误之处,请同道批评指正。